

历史
劫难
此生得见

——国宝级浮雕《帝后礼佛图》“重生”记



图1为演员在洛阳龙门石窟景区礼佛台演绎《帝后礼佛图》；图2、3为现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魏孝文帝礼佛图》

王圣志 桂娟 史林静

它是中国石窟中唯一等身高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是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

《帝后礼佛图》原刻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这组浮雕遭盗匪贩卖，流散海外。

多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国内外学者，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流散各地的《帝后礼佛图》进行数据采集、虚拟复原及实体展示。日前，一段真人演绎的《帝后礼佛图》实力“破圈”，人们惊叹于这一艺术瑰宝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它正以全新的方式“重生”。

龙门盗影

蒙难的《帝后礼佛图》

洛阳城南，龙门、香山两山相望，伊水中流。规模恢宏的龙门石窟就开凿于山水相依的峭壁间。

在龙门石窟北魏皇家洞窟宾阳中洞内，原刻着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品《帝后礼佛图》，这是《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两幅浮雕的合称，分别刻画了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

“宾阳意为迎接初升的太阳，这是正史中唯一明确记载开凿过程的龙门石窟皇家洞窟，历时24年完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路伟说。

“宾阳中洞的帝后礼佛图可称得上是北魏石刻中等级和艺术水平最高的浮雕作品。两幅浮雕人物密集，顾盼神飞，浑然一体，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杰作。”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北魏王朝进入中原后，文化和礼制上的融合，具有极高的造型艺术水准和历史文化价值。

“可惜这一盛景如今只能通过想象了。”每说到此，史家珍的眉头都有化不开的结。

20世纪初，一批西方学者来到龙门石窟调查，他们拍摄的大量精美图片，成了盗贼来中国的“猎宝图”。

1931年，美国史克曼到中国搜集文物，并委托工匠制作了《帝后礼佛图》的拓片。此后，陆续有浮雕碎片流入市场。

1934年5月，被盗凿的《文昭皇后礼佛图》碎片被史克曼运出了中国。同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普文伦与北京古董商岳彬签订合同，指定收购宾阳中洞《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此后，无数个夜晚，鬼魅般的盗影藏匿于宾阳中洞内，日复一日，在火星四溅的敲击中，履行着一纸罪恶的合同。

新中国成立后，那份合同连同2000多块未来得及送出国境的残块，在岳彬家被搜出，彻底揭开了《帝后礼佛图》蒙难的真相。

帝后分家，瑰宝玉碎。如今，《魏孝文帝礼佛图》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而宾阳中洞的墙壁上则留下了无法弥合的斑驳伤痕。

上下求索

寻找离散的国宝信息

2019年，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贾濯非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魏孝文帝礼佛图》，它摆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几乎每个来参观的游客都会在它面前驻足，惊叹。

“由于盗凿时破坏严重，很多人

物只剩下头部，空缺的部分没做修复，整个浮雕的气韵都是断开的。”贾濯非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不仅缺了三分之一，修复痕迹也过于明显，造型和风格与原物差异较大。

随后，贾濯非来到龙门石窟，看着宾阳中洞斑驳的残壁，与史家珍一拍即合。“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这样的民族瑰宝，应该被完整地呈现。”

不见壁上惊鸿影，百年漂泊意难平。早在2015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就与哈佛大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数字技术合作。目前，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西安交通大学造型艺术中心、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共同开展了包括《帝后礼佛图》在内的离散文物三维数据采集和实体复原项目。“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把流散的碎片和被破坏的原址进行数字撮合，以线上线上、实景复原等方式推进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史家珍说。

目前，《文昭皇后礼佛图》和龙门石窟的2000多块残片的原始数据采集、处理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浮雕的还原阶段。

劫后余生，更觉珍贵。“我们要充分发挥数据技术的优势，建设海外离散文物数据链，让当代和后人能看到完整的文物信息。”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中国海外离散文物数字工程”项目主任林伟正说。

盛景再现

文化遗址焕发新活力

在贾濯非的工作室内，一个2.8米高的数控雕刻机器人正在专注“雕琢”，《文昭皇后礼佛图》的线条被勾勒得日渐清晰。

30公里外的西安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的3D打印室内，一个个蓝光点在进行快速扫描打印，一块树脂

材质的残片打完后，龙门石窟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切面细节，确保与库房的残片无异。

流散近百年的《帝后礼佛图》正加快数字复原步伐，国宝正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生”。

“文物打印复原是绣花针式的工作，细到一个头发丝的粗细长短都要一致。”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中心主任高俊华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仅残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更困难的是，由于国外的两块浮雕经过拼接和加工，目前残块不能跟现有的残壁进行对接。“我们通过老照片和残壁的共同点进行定位，利用数字技术把《帝后礼佛图》轮廓位置进行还原。”贾濯非说，接下来就是将3D打印出的残片拼接到残壁上，预计今年底《文昭皇后礼佛图》会有一个完整地呈现。

“在数字复原的基础上，我们与其他机构合作，真人再现了《帝后礼佛图》中描绘的景象，相信未来还会衍生出更多的‘复活’方式。”龙门石窟管委会主任李金乐说，文化瑰宝正焕发新的活力。

无法将流散国外的《帝后礼佛图》复位归壁，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什么时候能让文物真正回家？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虽然有着朴素、强烈的情感，但文物所有权的归属还涉及法律问题，流失文物‘回家’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史家珍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更智慧地解决。“文物数字复原可能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但却是现行条件下较好的选择。”史家珍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研究好，复原好、展示好，让公众对当时的文化艺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北平王刘知远重修佛阁，当时佛阁宏伟壮观，高五层，每层十三楹二十六间。元末，寺院建筑群被战火焚毁，当地留有“倒了千层塔，砸了后寺院”一说。

公元979年，晋阳城被火烧水淹后，宋太宗赵光义令潘美在晋阳城北20公里处的唐明镇新建一座府城，并设置寺庙，作为蒙山开化寺下寺。随着时代变迁，开化寺下寺在民国初期变为了商业市场，现在只留下了“开化寺街”这一路名。

开化寺曾是北方香火最盛的佛寺之一，多名高僧曾在此弘法修行。开化寺旁有一处安葬历代方丈、住持及大德高僧灵骨的地方，以唐、宋、明高僧塔居多，因塔数目多散布如林，称为“塔林”。

2019年10月7日，蒙山开化寺遗址成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晋阳八景之一

蒙山晓月是明清时期的古晋阳城外八景之一。在蒙山，除了蒙山晓月，还有御驾桥、铁佛殿、连理塔等古迹以及寺底驿站等景观。

铁佛殿内的佛像，高2.6米、重4.2吨，中空分段浇铸而成，铸于隋末唐初，历经1300多年，保存仍然十分完整。此像国内外罕见，弥足珍贵。

连理塔为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的建筑。塔南北并立，形制相同，下连基座，俗称“连理塔”。此塔近观雉雅秀丽、远眺犹如两朵未开的花蕾，这种建筑形制为唐到宋的过渡形式。

御驾桥是古代帝王礼佛的重要通道，北汉高祖刘继元等帝王曾御驾亲临。在御驾桥西侧的山体斜坡上，共有1000平方米石刻浮雕，重现了北齐开凿大佛时的宏大场面。在蒙山沿溪而行，尽头有一汪清澈泉水，这便是净池。古时候，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和庶民百姓朝拜大佛时，都要在此沐浴更衣，吃斋诵经，以示虔诚。

“冷宫”是否真实存在



上官云

从《甄嬛传》到《延禧攻略》，皇宫中后妃居所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曾有人跑到故宫延禧宫去“打卡”，希望看看甄嬛路过的地方长啥样。

在最近出版的《故宫宫建六百年》一书中，该书作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晋宏逵也提到了有关“太后宫”的问题。他同时提到，“冷宫”不是专指哪所宫殿，太后居住的地方也并非一成不变。

紫禁城的营建

故宫的营建，与永乐皇帝颇有渊源。他决定迁都北京，一场浩浩荡荡的建筑工程就此开始。

在晋宏逵看来，永乐皇帝对北京城的建设，实际上是对元大都的“旧城改造”，既包括皇城建设，也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持续开发。

他说，元大都的宫城称为大内，大概就在如今故宫所在的位置之北，它有一条明确的中轴线。永乐时期改建宫城，从元大内的位置南移，正门为午门，建造了前三殿、后两宫。

中轴线两侧对称布置文华、武英殿和东西六宫。在宫城北门外堆万岁山，这样元代中轴线得到延续，还增大了起伏的幅度，内容更加丰富。

故宫的营建耗费了巨大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简单举例，烧造砖瓦，主要有临清窑和苏州窑两大系统，分布在南北两京的直隶地区和山东、河南的运河两岸，分别烧造城砖和金砖。

“如今北京的黑窑厂，当年负责烧造黑瓦，琉璃厂负责烧造技术含量较高的琉璃瓦。”晋宏逵从文献记载中发现，故宫当初的营建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协作才能完成。

花费十余年光阴，明代皇宫终于建成。晋宏逵说，但那时它还不叫紫禁城，“直到万历皇帝时期，才把‘紫禁城’这个名字，写进《大明会典》。”

“永乐时期，基本奠定了皇宫的布局，后来在嘉靖时期有过一些改造。”晋宏逵说，皇宫里曾有一些宫殿失火、重建，清代乾隆时期有些改建和添加，但是总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景山的秘密

从建筑艺术角度来说，中国古代建筑群的基本布局单元是“院落”，从普通住宅到府邸官署直到皇宫，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建筑都是如此。

“以明代为例，皇宫可以大致分为防御系统、外朝和内廷。防御系统包括护城河、城墙和它的城楼、角楼。外朝大致包括午门、三大殿等区域。”晋宏逵介绍，而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等内廷建筑，既是帝后的寝宫，也是举办家族内部聚会的厅堂。

皇帝的嫔妃和皇子们，分散居住在中轴线两侧的东西六宫、东西五所等处。作为皇帝内廷秘书和服务机构的内官衙署，也安排在内廷附近。

“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在三大殿举行。明代听政仪式在奉天门

（即太和门）举行，办公则往往在便殿。清朝皇帝在乾清门听政，更靠近内廷，办公从雍正时期开始，多半是在养心殿。”他说。

“在故宫建筑的构图中，景山虽在宫墙外，但应该是和故宫建设同时期堆起来的。”查阅资料后，晋宏逵发现，在元大都时期并不存在这座山，只有西边的万岁山，即现在的白塔山。

“文献中无明确记载是不是永乐皇帝堆叠了景山。但紫禁城落成之时，在大臣呈上的赞颂文章中提到：福山后峙，秀出云烟，实为主星，升寿万年。所以可以推测它是与明代皇宫同时诞生的，而且明确说了它的风水意义。”他说。

晋宏逵认为，有关“景山是煤球堆起来”的说法纯属传说，“明代皇宫外，冬天烧炭取暖，根本也用不到煤。这种说法不靠谱。”

太后住在哪里

拜热门电视剧所赐，最近几年，紫禁城中后妃的居所曾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晋宏逵说，在皇宫中，“太后”所代表的不仅是血统，也是“正统”，太后未必就是皇帝的亲生母亲。

“像嘉靖时期，实际上同时有两位太后，需要两座太后宫。宫殿布局既要符合礼制需要，也要满足功能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一番改造，出现了慈庆宫和慈宁宫。”他提到。

清代的情况没有那么复杂，慈宁宫是孝庄皇太后居住的地方。她去世后，慈宁宫很长时间无人居住。后来，乾隆皇帝为母亲重修了慈宁宫，提高了规格，又在西侧修筑了附属慈宁宫的寿康宫。

在一些古装影视剧剧中，经常会出现后妃被“打入冷宫”的桥段，但在真正的皇宫中，这个“冷宫”并非具体指某一栋建筑。

“冷宫不是特指宫中的哪一所宫殿，或者哪一片区域。有后妃犯错降级，皇帝会让她搬到一个自己平常见不着的地方去住，反正就是看不到的犄角旮旯，眼不见心不烦。”他解释。

故宫的岁修保养

建成至今，紫禁城已经走过了600年光阴。

晋宏逵认为，在故宫作为皇宫的近500年里，岁修保养和及时的阶段性修缮是故宫建筑保存下来的主要技术手段。岁修是管理制度，保养是对建筑最轻微的修缮。

《大清会典》记载的岁修主要项目有：紫禁城墙除草，每年夏季三伏期间和十月要去除杂草荆棘。紫禁城淘沟，即疏浚下水道和内金水河，经年累月从不中断，保护了地基基础的安全。

但是岁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古建筑很多隐蔽部位的毛病

不能及时发现就会积累下来，一旦发现，就需要进行比较彻底的修缮，所以建筑的修缮往往呈现一定的阶段性。

最近这些年，故宫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晋宏逵提到，2002年10月举行了武英殿开工仪式，大修工程开始，18年来，占用故宫场地问题有了极大改善，维修后的建筑消除了隐患，基本全部开放，故宫古建筑保护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要充满敬畏之心。既要保护它的整体格局，维护每所宫殿和文物，也要全面保存和科学展示故宫的价值。”他相信，如此才能让故宫有更美好的未来。



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这一组脊兽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的原件

> 品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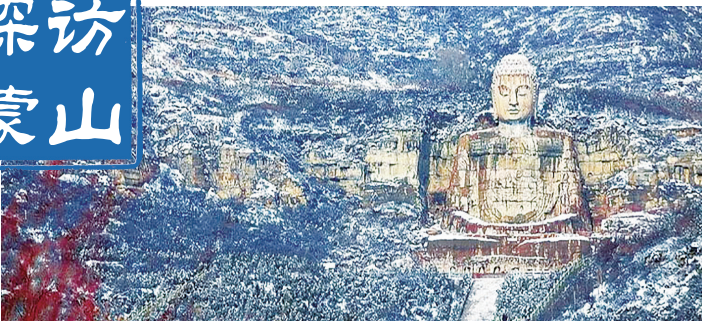
莲鹤方壶：青铜时代的绝唱



河南博物院创立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河南博物院现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武则天金简、杜岭方鼎、玉柄铁剑、云纹铜禁、骨笛、妇好鸮尊、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四神云气图和莲鹤方壶为馆藏中的珍宝。其中，位于第四展厅的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莲鹤方壶整个形体呈圆角方形，器身两侧双耳呈龙型，回首观望、形态夸张。四周有几只翼龙从下往上攀爬，器身下两只怪兽在用力承托。器物满身装饰蟠螭纹，纹饰互相穿插叠加生动形象。最精彩的部分在器物上部，器盖有双层莲瓣，莲瓣中央有一只仙鹤引颈欲鸣，展翅欲飞，将整个器物装饰得浑然一体。

莲鹤方壶，是中原晋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时代背景。郭沫若先生称这件器物是时代的象征，也是青铜时代的一个绝唱。（人民网）

探访
蒙山

贾尚志

蒙山，位于山西太原西南约15公里处，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作为晋阳古城的宗教祭祀区，蒙山留下了李渊、李治、武则天等众多帝王的足迹，见证了北齐、隋、唐、宋、元等朝代的兴衰更迭。走进蒙山，犹如打开一扇了解太原市历史文化的窗口。

西山第一大佛

在蒙山景区内，沿着山间步道行走二十几分钟，一尊露天摩崖石刻大佛出现在眼前，巨大体量、形象庄严、震撼人心。

这尊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蒙山北峰，古籍记载高“二百尺”，约合现在的63米。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敕命凿大岩为大佛，历时24年而成。据史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可见大佛开凿时场面之宏大。大佛依山镌刻，高大巍峨，气势磅礴，可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西山大佛问世以来，成为历代皇帝祈福的重要场所。从北齐到北汉的400多年间，李渊、李治、武则天、刘知远、刘继元等帝王均来此礼佛。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巡幸晋阳（古地名，故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瞻礼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回去后，令工匠制作两件硕大袈裟，派人送到晋阳，举行盛大披戴袈裟